

微小说

让我们荡起双桨

闫耀明

出门时,老彭望了望天上滚来滚去的黑云,给老伴儿打电话,他想问问省城是不是阴天。其实问天气是假,想跟老伴儿说几句话是真。可是老伴儿没接电话,老彭就收起手机,走出窄窄的小巷,走向小广场。

小广场很小,一角有个同样很小的凉亭。这个很小的广场很不起眼,却是这片平房区唯一可以进行娱乐活动的场所。每天晚上,干了一天活儿的老彭无论多累,都要到这里来,唱上几首歌,让自己高兴高兴。

凉亭里,挤着几个乐队成员和他们的乐器,一台电子琴、一把二胡、一支笛子,胖胖的马大姐手里抖着两个沙锤。他们的脚边放着音箱。

小广场上,一些看热闹听歌的人已经凑了过来,或站或蹲或坐,等着开始演唱。他们大多是在附近打工的农民工。

“老彭,今天晚上炖的啥菜?”马大姐晃着沙锤问。

“豆角炖土豆,五花肉。”老彭答。

马大姐吧嗒几下嘴说:“这是你的拿手菜啊,一定好吃。”

老彭曾在培训班学过几天,算是半个厨师,尤其擅长炖菜,很符合农民工的胃口。工地老板看到了这一点,聘他去工地做饭。

“你这么胖,还贪吃?”老彭指着马大姐笑。

有人捅马大姐,她站起来,拿起话

筒,对着围观的农民工报幕:“农民工专场音乐会,现在开始。”退休前当过副厂长的马大姐是专职报幕员。

坐下来,马大姐拿沙锤指着老彭说:“你今天晚上唱你的招牌歌曲吧,有几个新来的报名了,得可他们先来。新人嘛,我们得多扶持。”

老彭点头,站在一边,看大家演唱。

其实,老彭给老伴儿打电话,就是想叮嘱她把自己照顾好。老伴儿习惯了吃老彭的炖菜,在省城儿子家,孩子们的吃饭习惯和他们不一样,她几乎吃不着炖菜,带孙子又是责任大的累活,老彭惦记呢。

老彭爱唱歌,每天晚上收拾完厨房里的活计,都要来这里唱歌。

年轻的时候,老彭就爱唱歌,没事就喊几嗓子。他最喜欢唱的是那首老歌,《让我们荡起双桨》,虽是儿童歌曲,但是老彭喜欢。

当年,就是因为老彭唱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敲开了一个少女的心扉。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老伴儿还是爱听老彭唱这首老歌。

老彭每晚来小广场唱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是他必唱的招牌歌曲。

排队上前演唱的农民工都唱差不多了,马大姐喊老彭上场。

老彭拿着话筒走到凉亭前面,望望天。他发现那滚来滚去的黑云已经厚厚地压了上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雨水即将来临的气息。老彭转身对马大姐说:“我今天就不唱别的歌了,直接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吧。”夏天的雨说来就会落下来。

伴奏声响起,老彭调整气息,开始演唱。“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老彭唱了几十年,太熟悉了。可是,他仍然唱得很认真,一点儿也不敢大意。

夏天的雨真的是说来就落下来,老彭刚唱了两句,雨就下了,硕大的雨点儿落得又急又密,把众多的观众都浇跑了,小广场上眨眼间就空无一人了。老彭的衣服也湿了,可他并没有停下来,马大姐喊了他一声,他也没有停下来,坚持演唱。他站在雨水里,看着眼前空空的小广场,依然演唱得十分认真。

唱完了,老彭跑进小凉亭里。他的衣服已经全都湿透了。他从衣兜里摸出手帕,擦去上面的雨水。

“老彭,真有你的!”马大姐说。

“唱这首歌,我不能停下来。”老彭说。

“我猜,这首歌里一定藏着你的故事。要不,你不会冒着大雨演唱。”马大姐肯定地说。

“雨再大,也打不湿这首歌。”老彭说。老彭的手机响了,他一看,就咧开嘴巴笑起来。

来电话的,是他老伴儿。老伴儿打的是微信视频电话。

老彭点开手机,和老伴儿视频。他惊讶地看到,老伴儿的身后是明亮的灯光,湖面上的水波在灯光下闪着光泽,一颤一颤的。孙子挤到了镜头前,笑嘻嘻地冲着老彭喊“爷爷”。

“我的天,你们在公园里划船?”老彭的嘴唇抖着。看到了老伴儿,看到了孙子,老彭的心和嘴唇一样,抖。

“咱家那边在下大雨呀?”老伴儿晃着手说,“省城是大晴天,着急的星星都出来了。”

孙子做着鬼脸问老彭:“爷爷,奶奶带我划船玩呢。奶奶说她一划船就想起了一首歌。爷爷,你知道是啥歌吗?”老彭的心狠狠地跳了一下,脱口而出:“让我们荡起双桨……”

说完,老彭的泪就落了下来。



在绿浪飘逸的沃野里流连

孙琳

那一年夏天,我回乡探望爷爷奶奶,沿着田间小路走向村子,满眼的绿,微风一吹,仿佛绿色的丝带在舞动。田野的风,从羊腕坡上的山林卷来,掠过大地青苗,扫动山岗树梢,白桦林和槐林就发出沙沙的脆响。我想象着,风若涌进庭院大门,钻入门户窗棂,裹着百家饭菜味道,再返回我家百亩高粱田里,将是怎样的场景?风大概会调皮地跳动、打趔、无孔不入吧,它吹得门咯吱吱地叫,会不会吓到奶奶?

村子的小巷里,不见人影,偶尔有鸡鸣狗吠声随风飘来,和着树上的蝉大声地鸣叫声。终于到家了,我看见屋顶炊烟袅袅,房间里也飘荡出股股热气。

“奶奶!”我大声地喊道。“哎!谁来了?”奶奶听见门外有动静,颠着小脚走出门来,眯着眼睛朝我看。我放下手里的东西,跑去抱住她。老黄狗吐着舌头,卧在北山墙头的阴凉处,头枕前爪,半醒半睡。听见我说话,汪汪地叫了几声,跑到我身边,喜滋滋地摇着尾巴,围着我打转。

我和奶奶亲热后,拿着饭菜和热水瓶朝地里走去,老黄狗摇着尾巴跑前跑后。中午真的是火热的,天空仿佛是风的画板,让它任意挥洒,把白云伸长或者揉扁,衬着蓝蓝的天。走进田野,发现茁壮的高粱不知何时已长出沉甸甸的果实,壮实的秸秆,似乎承受不住这青涩的头颅,仿佛千斤重的担子压着,只能轻弯着腰,阵阵微

风吹来,左摇右摆,不知是在向我们招手,还是用点头的方式给我指点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我的心,轻松愉快起来。偶尔,玉米田上还有两只黑色的燕子盘旋几圈,转眼间就飞走了,只留下一道道优美的弧线和那一望无际的翠绿的青纱帐。

终于到了我家的地里,我看见戴着大草帽的爷爷,拿着锄,一下一下锄着草。我边大声叫爷爷过来吃饭,一边把担子放在田野边上的树荫下。这里,曾是男人们的天地,他们在劳作后片刻休息时,赤肩露腿,拿着旱烟袋,眯着眼睛看庄稼,就像看自家的孩子们。

爷爷接过我手里的水碗,坐在树下的小木凳上,仰脖喝干,放开嗓子,唱起来小曲;奶奶笑眯眯地拿出菜盒和饭盒。几个孩童闹着,挺着泥鳅般的光肚子,从田野的石板台阶上,跑到边上的大凌河岸边。

一场雨过,高粱拔节疯长。根须多脚蟹般,挺着粗壮的高粱秆,白色的根须,八爪鱼似地扎入沃土里。吸足水肥的宽厚青叶,边齿锋利,我不小心,被它划到脸和胳膊,生疼生疼的,看着一道道红红的血痕,傻笑着。风过叶响,青青的高粱头抽穗扬花,我看见了水灵的高粱米粒,一粒粒地紧挨着,错落有致地长在高粱秆的顶部,

一圈圈的,悄无声息地生长。我跟奶奶说,你看这高粱头,一天一个样,灌浆米粒,可它什么时候能红呢?奶奶告诉我,还得一个多月吧。我就等等啊,盼啊。高粱米干饭的香味,诱惑着我,贪吃的孩子似的,吞咽着口水。

夏日有忙不完的农活。田野里,就有一种流动的美丽。高粱灌了浆,阳光就长在了高粱头上,热风与秸秆相拥。高粱沁人心脾,愉悦的目光,在浩瀚的庄稼地里流连,记忆留在爷爷收割高粱头的背影上,留在奶奶的指缝间流入土地里的种子上,泪水就汹涌了这个美好的季节,一转身,一片芽叶,就又伸出秋天的金黄。

沃野平铺,华实盈畴。农人从来都是把季节的呐喊,放在喉咙上,看着青涩的高粱,轻轻呢喃:灌浆,灌浆。高粱叶子是不是肥壮和厚实,是与高粱头的大小、好坏紧密相连的。爷爷常常流连在高粱地里,捏捏叶子,拢拢高粱头,内心和田野的绿色一起波动,他和心爱的高粱头一起,经历了热风、暴雨、烈日、汗水之后,巧手侍弄青苗庄稼,迎来大地的丰收。要知道,收获的多少,是由汗水来称重的。

夏日的田野,一头挑着春,一头挑着秋。穿过一片青绿的厚积,去往丰富甜蜜的果林。有暗香飘逸,那是土地的青气,爷爷们的幻想,让人类生生不息。

此刻,我想象着家乡夏日的田野,正是绿浪波涛汹涌之时。

我眼眸辽阔,内心激荡,波涛滚滚。



本版插画 董昌秋

少年的河流

(组诗)

郑玉忠

月色

夜晚的月
像无人看管的白兔

我常常坐在水一样的月色里
仰望太空

只是桂花的香气
掩盖了闪烁的星辰

杏园

我们误解夜晚的慈悲
在二婶家的杏园
打劫月色

饱受啃食的夜
逃不出少年的顽劣
年轻的成熟的
在那个夜里
一起荒废时光

那些鸟落下

一条小径
弯向阳光深处

那些知名与不知名的鸟
时常落下又飞走

它们嬉戏追打
多像儿时我追着石头
撵着二丫

那些岁月
埋入小径 也埋入阳光深处

少年的河流

一条河流
从出生那天
流经我的一生

我褪下少年的时光
裸露全身
沙滩上
躺着我的皮囊
石头一样结实

某一天
我抖掉尘世的沙子
扎进年轻的河流

在河流的身下
吐出沾满星光的我

拾柴

背着筐
我们从十一月出发
沿着笔直的大地之脉
捡着豆根
拴着棉花壳

偶尔地
也会在洁白的雪里
翻出通红的山枣

那时
我想到了白雪公主
只是接下来我没有遇到
七个矮人

伏面吃出素颜来

夏炜烨

中午忽然不想吃食堂了,约上小妹妹老地方吃面去。不想面馆里竟然排上长队了。原来今天是二伏哩,“头伏饺子二伏面”,面馆里都是来吃“伏面”的。

伏日吃面,这一习俗至少三国时期就已开始了。《魏氏春秋》上说,何晏“伏日食汤饼,取中拭汗,面色皎然”,这里的“汤饼”就是热汤面。一顿热汤面把被誉为“曹魏第一美男”的何晏吃得大汗淋漓,用帕擦汗后,依然面色皎洁似月光。于是,人们才知何晏确实肌肤胜雪,并非传说中的涂脂抹粉好女妆,而是自然白。

二伏又叫中伏,老话说“夏有三伏,热在中伏”。中伏正处在小暑和大暑之间,民间有“小暑接大暑,热到无处躲”“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等说法,诗句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如“六月正中伏,水气常霏”。高温高湿的天气让人如在蒸笼之中。

“伏”,是指“藏伏”,也就是“避暑”的意思。三伏天由来久远,起源于春秋时期的秦国。唐朝学者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六月三伏之节,起秦德公为之,故云初伏,伏者,隐伏避暑也。”《史记·秦本纪》中也有记载。《汉书·郊祀志注》中又说:“伏者,谓阴气将起,迫于残阳而未得升。故为藏伏,因名伏日。”可见,我国三伏天之说历史悠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自然天文。

夏至吃面条,二伏也要吃面条,面条为什么如此让人钟爱呢?原来农历五月里多雨,以及“五毒”对人们生活的困扰,很容易让人发生中暑、肠胃不适等症,而农历六月里的伏天更是酷热难耐。因此,有伏日食汤饼可以“辟恶”的说法,吃面条是为了祛湿消暑,驱走病症。在三伏天中最热之时,古人会用营养丰富的新小麦磨成面粉,煮一碗热乎乎的汤面,吃出一身大汗,将体内湿毒驱逐于腠理之外。

面条在东汉称为“煮饼”,魏晋名为“汤饼”,南北朝叫“水引”,唐朝的“冷淘”是指凉面或者过水面。现在面条的种类太多了,几乎有上百种花样,面不仅有凉热干汤之分,还有汤面、炒面、捞面、焖面等各种不同做法,而面条的形状粗细、面的韧性以及浇卤的不同,又让做出来的面条有了更多名目。

吃面就选自己喜欢吃、吃得最过瘾的那一口吧,不论是清爽可口的凉面、冰凉解暑的冷面,还是鲜香味美的汤面,反正有自己钟爱的口感、卤子、汤头,吃完了浑身舒坦。

除了“以热制热”的热汤面,过水面也是十分诱人的,面条出锅后用凉开水滤几遍,吃时拌上麻酱、热花椒油炸一下的酱油、几滴香油、少许醋,把这些佐料浇到面上,再配上黄瓜丝、菠菜等,不仅食欲大开,而且清爽败心火。

所谓的“苦夏”恰恰就在中伏,如何愉快地度过这段时日?不妨从一碗爽口嫩滑的二伏面开始,吸溜吸溜一大碗,如果一碗不解馋,那就再吃一碗吧。

吃伏面就要吃得彻底,于是,一起来的小姐妹们都不顾形象了,点了各式口味的热气腾腾的面条,吃完都已浑身是汗了,还要再喝上一碗浓浓的面汤。吃到大汗淋漓,彩妆尽卸,吃出活脱脱的素颜美颜!

这个夏天的各种时令,让我们可以隔三岔五、变着法儿地约起来,名正言顺地吃各式中华美食。日子过得丰盛了,炎热的三伏天才不会显得那么漫长。

五姥爷的喇叭曲

杨白川

五姥爷,中不溜个儿,黝黑、干瘦、胡须稀稀,我常常想到从院墙外挖出的那棵老梨树根,雨洗后的样子。五姥爷,高挑个儿,瘦。她使我想到了鲁迅笔下的豆腐西施。我原叫她三姥爷,后叫她五姥爷。五姥爷的父亲和我姥爷的父亲是哥俩儿,他总共哥五个,他排行老么。

五姥爷家住村西头的堡子里,和我姥爷家隔了一道小河沟。多说百八十米远,他住的堡子也就五六户人家。五姥爷为人厚道老实没个话,堡子里的人都叫他“孙老鸹”。有生产队那时,让他看场院,队长放心,也就那年让他看。

他爱吹喇叭,吹喇叭我们村的人叫吹喇叭,那喇叭一尺长左右,绑了块黑不溜秋的红布,每逢村里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他喇叭一响,我们这些孩子就跟着喇叭声野跑。

那喇叭在他手里不知多少年了,黑溜溜的亮得就像榆木雕似的。上边七个孔,下边一个孔,他吹起喇叭总是闭着眼睛,头左右晃动着,指头在那孔上灵活不停地变着花样。那曲就时悲时喜,时怒时欢,时而悲悲戚戚,时而欢欢喜喜,高高低低急急缓缓。他会吹好多老曲儿,什么《鱼娥郎》《孟姜女》《娃娃腔》《小开门》《喜洋洋》……

听姥爷讲新中国成立前三姥爷就去世了,那时三姥爷的儿子刚满周岁,三姥爷的日子过得艰难。后来,五姥爷就跟三姥爷结婚了。从此后,三姥爷便成了五姥爷。五姥爷虽然身子单薄,却没大病。能靠出力干活,日子总算熬过来了。三姥爷留下的儿子,我叫他大舅,五姥爷靠出力总算把他拉扯大了,结了婚又有娃娃。

我看五姥爷吹喇叭只有一次他把自己吹哭了。堡子里狗剩儿办喜事,他吹得格外卖力气,新媳妇脚还没落地,五姥爷的喇叭就响起来了,五姥爷的《鱼娥郎》《小开门》就使劲地往院子里酒席上的酒碗里灌。酒席散了,我们几个小伙伴高兴劲还没消,就撒野地跑到前边埂地(村里人称水稻为梗子)里耍闹玩,蓦地发现了五姥爷,他身子蜷成了一个团,怀里紧抱着喇叭,泪水湿了那干瘦脸上的皱纹,那稀稀的胡须上都是泪。我们几个呆住了,不知道吹起喇叭脸上总带着笑的五姥爷为啥哭……

仅此一次,再也没有看到五姥爷不高兴的脸。那时村里没有那么多让我们高兴的事,五姥爷的喇叭给了我们这些山里的孩子多少欢乐啊。只有过年能看到一次踩高跷扭秧歌,平日里赶场子一样地看场露天电影。唯有五姥爷的喇叭,我们动不动就缠着他,他便笑眯眯地眨着眼睛,举起喇叭,满足我们的渴求……

五姥爷五姥爷已经过世多年了。五姥爷的那支喇叭早已不知道遗弃到哪里了,他吹响的喇叭曲《喜洋洋》一直响在我的人生里。